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十八

起戊辰宋寧宗嘉定元年盡甲申宋寧宗嘉定十七年凡十七年

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春正月以史彌遠知樞密院

事○王柎還自汴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界

金柎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侯和議定後當函

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柎言奏于金主環璟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

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胄事柎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柎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柎曰已十餘年平章國

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柎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柎持書求函侂胄首

以贖淮南。柙還言于朝。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茲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冑及師旦之首付王柙。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復秦檜爵諡 ○臨安大火 火凡四日。焚御史臺等官舍十餘所。民舍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眾。城中廬舍十燬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亡賴因而縱火為姦。

夏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王柙以韓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歲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林大中卒。 ○秋七月。召丘富同知樞密院事。未

至卒。 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八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 論鑰持正。忤韓侂冑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冑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柙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

賑江淮流民。 出米二十萬石。錢一

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 下詔以和議制置司賑之。江浙

中曰。和戎。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以折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今嘉定之和。虜有求於我。我有求於虜。與彼欲得權倖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與之。屈已而和。皆由於我。犬羊巧詐。寧無易我之心乎。未及數

暮。渝盟犯順。然則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和議。詎可恃邪。

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

機參知政事。○金主璟卒。衛王永濟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金主無子。疏忌宗室。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

政事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即位。贈趙汝愚太師。

沂國公諡忠定。後追封福王。十二月。錢象祖罷。

二年。金主永濟。大安元年。春正月。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

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夏。四

月。金主永濟殺其故主璟妃李氏。初。章宗遺詔。內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僕散端為右丞。五月。起復右丞相史彌遠。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

八月。罷四川宣撫司。○冬。畏吾兒國降。

于蒙古。畏吾兒。唐之高昌也。

三年。金。大安二年。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夏侵金。

三年。金。大安二年。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夏侵金。

三年。金。大安二年。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夏侵金。

三年。金。大安二年。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夏侵金。

三年。金。大安二年。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夏侵金。

三年。金。大安二年。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夏侵金。

葭州 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為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

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冬十二月婁機罷機立朝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

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採取至是以老罷蒙古侵金

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為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誓曰我謂

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邪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

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

四年 金大安 春三月臨安大火 焚省部等官舍及太廟詔遷

神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夏四月金使都皆寓治驛寺焚民居二千七十餘家

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 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

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覺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

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礫以

進金主始恐釋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

政事完顏胡沙行樞密院事以禦蒙古留守六月遣使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禦蒙古

如金不至而還 賀生辰也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尋詔江淮京

湖四川制置 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頊司謹飭邊備

改元光定號 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安安全曰襄宗

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

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

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援烏沙堡及烏月營。蒙古主乘勝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懼。以麾下

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口。遂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术赤

察合台窩濶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

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閏九月金兵禦蒙

古敗績于會河。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

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

備。胡沙率重兵為後繼。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

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權兒背。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

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

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德。蒙古兵乘勝薄宣德。

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

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

刺史术虎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胡沙為咸平。冬十一月。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

月朔日食。○金以徒單鎰為右丞相。紇石烈胡

沙虎為右副元帥。

鎰為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日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

古孫兀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
 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鞏鞞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
 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
 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
 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瑄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
 從瑄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
 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
 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
 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
 至此。我見丞相恥哉。○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
 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
 人。入紫荆關。殺冰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
 元帥。胡沙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金天宮都
 宣德。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媯川。胡沙虎不悅。金天宮都
楊安兒兵起
 初。益都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材

見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
 招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
 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
 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雞鳴山。不進。
 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五年 金天宮 **春二月。金紇石烈胡沙虎有罪放**

歸田里 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鞏鞞兵

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罷歸田里。 **蒙古克金宣**

德府 蒙古主既克宣德。遂攻德興府。坎墉而登。金人

駙馬復擁楯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卻。蒙古遂 **夏五月。**

盡拔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安南王李龍翰死。其婿陳日煚襲主國事。

龍翰卒子

吳崑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婿陳日煚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易姓。

河東陝西大饑。

斗米錢數千。流莩滿野。

金泰安劉二祖兵起。

掠淄沂州。○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

權直學士院真德秀

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雷霆之警。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已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雷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養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六年

金至寧元年九月。後宣宗昀貞祐元年。

春正月。宇文紹節卒。

三月。樓鑰罷。○故遼人耶律留哥取金遼東州

郡。自立為遼王。

留哥契丹人。仕金為北邊千戶。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留哥不

自安。遁至隆安。聚眾至十餘萬。自為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金遣胡沙率兵往攻。留哥大敗之。遂自立為遼王。改元。元統。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夏四月。以章良能參知政事。○

五月。夏侵金。保安慶陽。○金主永濟復以紇石

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秋八月。胡沙虎弒永濟。

而立昇王珣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

金主復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鎰切諫不聽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為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北關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死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

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官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豎奪璽邪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間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决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眾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官者李思中弒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縉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其子守忠為太子追廢永濟為東海郡侯後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木虎高追復衛王謚曰紹

琪于懷來進圍燕高琪還殺胡沙虎金主以高

琪為左副元帥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朮

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

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眾趨紫荆關敗金兵于

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

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既而又選諸部精兵

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阜河

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

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紇軍五千拒之高琪

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

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

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

大潰高琪自度必為胡沙虎所殺乃以紇軍入中都圍

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絰墜而傷

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

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

士論功蒙古以史天倪為萬戶屯霸州時蒙古

行賞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

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

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

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為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十二

月夏取金涇州○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東諸

州郡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

其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為右軍循太行而南破

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

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于遼

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漠清滄景

獻河間濱。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鄆海。未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七年金貞祐春正月。章良能卒。○三月。召安丙

同知樞密院事。未至。改知潭州。丙使所愛吏安蕃

襲秦州。敗歸。河州都統制王大才執九齡。合官軍夜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故有潭州之命。金以其故

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及蒙古平。蒙古主還自山東。

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邪。金丞相高琪言于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為之計。金主然之。遂遣承暉求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東海郡侯少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金主

安撫使。○金左丞相徒單鎰卒。金主將遷都于汴。鎰曰。鑿與一

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

特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鎰尋五月。卒。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

金主珣徙都汴。扈衛亂軍叛降蒙古。秋七月。蒙

古復圍燕。乃議遷于汴。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政

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抹撚。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

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

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疑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

主至良鄉。命扈衛亂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亂軍怨之。

遂作亂。殺其主帥素溫。而推斫答。比涉兒。札刺兒。三人

為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答擊敗之。軍

勢既張。遣使乞降於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答。合

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

顏素蘭。以為不可。平章術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

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

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

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

子。太子既行。罷金歲幣。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

中都益懼。罷金歲幣。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

其略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

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

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

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

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

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

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

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脩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

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

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繕飾

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

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

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

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

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以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夏

人請會師伐金。不報。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

蜀不之報。由是虜訊中絕。九月朔日食。○蒙古將木華黎攻金

遼西州郡。下之。木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

其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玉等殺銀青。推寅答虎為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寅答虎遂舉城降。木華黎

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為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黎從之。奏寅答虎權北京留

守。以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以鎮之。冬十二月。金濰

州李全兵起。全濰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蓬髮。目權譎善

開禧中。戚拱嘗結之以復漣水。金主遷汴。賦斂益橫。河

北山東遺民。保若阻險。羣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袖。襖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數千。鈔掠

山東。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皆附之。金張鯨據錦州。自稱臨海王。附于蒙古。時興中

應亦降。蒙古

八年。金貞祐。春二月。雷孝友罷。○金僮散安貞擊

楊安兒。安兒敗死。三月。安貞復破劉二祖。斬之。

僕散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眾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經歷黃摑。將花帽軍討敗之。其眾安兒乘舟入海。欲走岬嶠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眾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以其眾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為夫。安貞復遣夾谷石里哥破劉二祖斬之。餘黨推霍儀為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于

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

自殺。蒙古遂入燕。

時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

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檄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

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孛朮魯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

大名。得兵數萬。馭眾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

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

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

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

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

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

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

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給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秋七月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會未幾以謀逆伏誅

從龍簽書樞密院事○八月金命侯執行尚書省事于河北○冬十月夏取金臨洮○蒙古攻金潼關不克遂自嵩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蒙

主駐軍魚兒灤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水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盡遂舍之撒沒喝恥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十一月復遣使如金也賀正旦封汝爲王議遂不成

以真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侍郎劉燾等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

使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

屬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虜亡為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為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脩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

元氣瘠焉。不可以為人。公論堙鬱。不可以為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繫。十二月。分。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蒙古木華黎殺張鯨。鯨弟致復據錦州。自稱瀛

王。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奪忽蘭撒里必南。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留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略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州下之。木華黎帥先鋒蒙古不花。權帥吾也兒等軍討之。州郡皆復降蒙古。

九年。四年。金貞祐。春二月朔。日食。東西兩川地。

大震

馬湖夷界山崩八里。江水不通。

夏四月。遼王留哥降蒙

古

蒙古主以爲元帥。今居廣寧府。

金以胥鼎爲尚書左丞。行省事。

于平陽

鼎知平陽府。聞蒙古兵度潼關。卽遣必蘭阿魯帶徒單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

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掃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左丞。遣還

平陽。六月。張致降金。

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

秋七月。金郝定

稱帝于山東。侯摯討殺之。

時摯移行省于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

郝定僭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兗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道路不通。摯帥師進擊。執定送汴京。誅之。冬。

十月。蒙古克金潼關。

蒙古兵吹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峽河深入重

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

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

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

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朮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

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十一月。蒙古朮

華黎圍錦州。殺張致。

木華黎以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

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

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果以兵救。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

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金胥鼎敗蒙古于平陽**。慮

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略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

拒戰。蒙古兵敗。乃去。**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略使**。道潤。真祐

義軍隊長。以擊羣盜有功。屢遷知中山府。頃之。復有是命。道潤有勇略。敢戰鬪。能得衆心。前後撫定五十餘城。

署保定張柔為元帥。右監軍。行元帥府事。

十年 金興定元年 **春正月。金主珣謀伐夏。不果。** 金主命

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尚書左丞胥鼎馳奏。以為非便。略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

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為勞。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

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地震**。○二月。金尚

書省請罷府州學生廩給。金主不許。尚書省以軍

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三月

設學。養士猶未嘗廢。況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金以武仙同知真定府事**。道潤共復中郟。而石海

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粘割貞郭文振及威州刺

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圖之。武仙率兵

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夏四月。金人

分道入寇。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珣。

董居誼飭兵禦之

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

遂有南侵之謀。木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權場官威允升殺之。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鄰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趙方李珪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金侯摯遣兵擊劉二祖餘黨。執霍儀斬之。其眾皆散。時濟南泰安

並起。摯遣完顏霆率兵討之。霆自清河出徐州斬儀。前後斬首千餘。招降偽元帥石珪夏全。餘眾皆潰。五

月趙方遣統制扈再興鈐轄孟宗政等救棗陽

金人敗走

金人犯襄陽。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

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

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

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

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

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

州六月詔伐金

詔略曰。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

秦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于光山。隨

諭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招東川大水。○太白

經天。○秋七月朔日食。○李全率眾來歸。詔李

珣等節制京東忠義軍。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實

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

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

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

初楊安兒之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

家廝養也。嘗隨佑部網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

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寅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

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為機察。諭意羣豪。以鐸為武鋒

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全

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

海。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頗歲小

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

珣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

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八月。金以河南為中

京。○冬十二月。李全及其兄福龍襲金青莒州。取

之。○蒙古以木華黎為太師。經略山南。蒙古主以

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弘吉刺

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

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

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

降。木華黎怒。將屠其城。時州人趙璿從木華黎為署百

戶。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

至。木華黎義而許之。遂東擊蒙古圍夏興州。夏主

齊定。臨淄登萊等州而去。

遵頊出奔西涼

十一年金興定二年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總管○

二月金人圍棗陽孟宗政擊敗之宗政權棗陽初眠事一愛

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脩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

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

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

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金人焚大散關入阜郊堡三月

利州統制王逸將兵復之進攻秦州至赤谷而

潰金完顏阿鄰入阜郊王師死者五萬人逾月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之追斬金統軍完顏贊進攻

秦州至赤谷口河州都統劉昌祖夏四月金人陷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西和成階州及河池興元都統吳政敗之乃去

金兵合長安鳳翔之眾復攻阜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

守臣侯頤以昌祖遁皆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

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徇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

竄遠五月金中都經略副使賈瑀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討之至紫荆關遇蒙古與戰被執遂

潤將張柔討之至紫荆關遇蒙古與戰被執遂

降蒙古

道潤素與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道潤顛于道左。從者駭散。有何伯祥者獨

下馬掖道潤。道潤懣絕不能乘馬。瑀伏發前突。伯祥奮鎗大呼。殺數人。賊乃遁去。伯祥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

出。令疾足間道以聞。道潤之眾無所依。部將靖安民代領之。賈瑀不自安。遣使告張柔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

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戲邪。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

讎之意。眾皆羅拜。推柔為長。柔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為蒙古

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

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

顧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金石州人國安用來降。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

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秋八月。蒙古木華

黎復攻取金河東諸州郡。金元帥烏古論德升

等死之。

木華黎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

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

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

殺。節度使兀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右監冬。十二月。軍納合蒲刺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

兵入寇。

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迺去。由是和好遂

絕。金主以僕散安貞為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南侵

十二年金興定三年春正月金人復寇西和成鳳州

入黃牛堡吳政拒戰死之政既死金人乘勝攻武休關都統李貴遁還權

興元府事趙希普棄城走金人遂入興元府沔州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之于大安軍大破之鐵其精兵三千

人俘其將巴土魯安金人乃遁去金人復大舉圍棗陽趙方便知

隨州許國等率師攻唐鄧以救之完顏訛可圍棗陽塹其外繞以

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及扈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

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為後殿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

簽書院事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謚而周惇頤

程顥程頤張載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尚金人入洋

州竄董重居誼于永州以聶子述為四川制置

使守臣蔡晉卿遣兵拒之不克洋州遂陷金夏人請

會師伐金詔許之○三月以鄭昭先知樞密院

事曾從龍參知政事○金人寇淮西知楚州賈

涉使李全救却之詔加全廣州觀察使金人圍安豐軍

及滁濠光州江淮制置使李珣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

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磧。自盱眙犯
 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
 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
 康大震。時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慮忠
 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
 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
 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紇石烈牙吾荅駙馬阿海
 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
 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
 不敢窺淮東。初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
 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因致所得金牌于
 涉。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請于朝。乞如約授賞。遂授
 全廣州觀察使。而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
 阿海實不死也。

利州聶子述走保劔門。福遂掠閬果。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

作亂。以紅巾為號。入利州。聶子述退保劔門。檄醴泉觀
 使安丙子知果州。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事。癸仲
 召沔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曾從龍罷。復
 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遂掠閬果州。

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

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

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
 宣撫使。事乃定耳。李壁李臺亦以國事勉丙。丙乃至果
 州。會詔丙為宣撫。知興元府。

金蔡汴京裏城。

初。高

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
 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
 能致甕五十萬者。遣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
 完顏阿剌左麻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
 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
 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

臨城。曷若不命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蒙古張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金武仙與戰于滿城。敗績。

河北郡縣多降蒙古。蒙古使柔帥兵南下。遂克雄易。

據孔山臺。柔攻之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苗道潤遂引兵次于滿

城。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才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

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梨大呼入圍。仙眾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

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

鎗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鎗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

遂南掠金鼓城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六月。定以東。二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

安丙討張福誅之。福眾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守

臣張已之棄城走。福屯于普州之茗山。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之。張威兵至。

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于丙。丙命嚮其黨王才以祭。揚九鼎。而誅福。既而張威捕莫簡及賊眾一千三百餘人。

誅之。紅巾賊悉平。丙班師還治于利州。孟宗政扈再興合擊于金人于

棗陽。大敗之。追至鄧州而還。金帥完顏訛可擁步

沙以覆樓棚。列甕。澗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

鑿銀鑛。石工晝夜培城。運茆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剽戰棚。防城損。穿奔才透。即

施毒煙烈火鼓鞀以薰之。金人窒以濕糞。折路以剝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彊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春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貨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躬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秋七月。李全復齊。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

州○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

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毀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知盱眙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除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法。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什三四。至是分江淮爲三司。乃命涉管

涉。涉慮其人衆思亂。因除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法。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什三四。至是分江淮爲三司。乃命涉管

淮東蒙古鐵木真伐西域諸國○金張林以山

東諸郡附李全來歸詔以林為京東安撫使蒙

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

頗失眾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

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

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

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

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為兄

弟全既得林要領附奉青宮密登萊海濱隸寧海

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

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

總管冬十二月趙方使扈再興許國皇宗政帥師

分道伐金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

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李全襲泗州不克而

保甲燬其城皆空其貲糧而已李全襲泗州不克而

還時大雨雪淮冰合全請于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

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冰傳城下掩金

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

偷城邪天黑故以火燭金右丞相木虎高琪有罪

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

伏誅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

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已頡頏者對金

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己為相

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

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

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于
賽不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遂下高琪于
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亂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
發中都。金主戒豕多厚撫亂軍。而豕多輒殺數人。且勸
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所荅之難。而中都也。以
亡。金主嘗嘆曰。壞天下者高琪豕多二人也。

攻高麗降之

蒙古兵襲叛人于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且為鄉導。共攻其國。國

王暉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絕。

十三年

金興定四年

春正月。扈再興許國攻唐鄧州。

皆不克而還。○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三

月。金胥鼎致仕。○夏四月。蒙古陷孟州。○金封

經略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

隸之

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翰林承旨徒單鎬等十

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

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刺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眾

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

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眾守土。雖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

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為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

無隸。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滄縣隸之。河間招撫使移刺眾家奴為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

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略使。武仙。為恒山公。以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藥城。南宮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為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氏。川。李鹿。三保。河北。江。礮。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懽。谷。東。安。寨。隸之。遼州。刺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為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伯開。為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財。富。兵。強。唯。武。仙。耳。六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季先。其下。推石。珪。

為帥以拒涉

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

使。潛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

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眾于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

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

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

還涉恥之。謀分珪軍為六。請于朝。出脩武。京東。路。鈐。轄

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眾。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

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為。漣。水。忠。義。軍。統。轄。秋。七。月。金。使。人。如。蒙。古。求。和。八。月。金。嚴。實。據。青。崖。峒。以。魏。博。等。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襲。東。平。敗。績。乃。還。

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挈家壁于青崖峒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

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內附拱奉實款至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網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水而砦詰旦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遂北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幹不答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圍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携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眾張林攻金滄州道滄州假鹽利慰贍之尋還楚州

王福以城降 ○太子詢卒諡曰景獻安丙遣兵會夏

人伐金丙遣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

委丁焞節制且傳檄招**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

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夏取金會州金遣使如夏議和○金恒山公

武仙以真定降蒙古木華黎以史天倪權知河

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木華黎至滿城使蒙古不花

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武

仙遣葛鐵槍攻臺州蒙古不花與之遇葛鐵槍戰敗仙
遂舉城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粗定而大兵
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為天下除
暴豈可效他軍所為乎木華黎善之即下令禁剽掠遣
所俘老幼**九月**夏人圍金鞏州官軍會之不克而

還夏遣其樞密使甯子寧率眾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趨

帥師發下城。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

天水。利州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

統制田冒出于午谷。金州都統陳昱出上津。威下令所

部諸將毋得擅進兵。於是諸將遲疑不進。質俊等克來

遠鎮。敗金人于定邊城。王仕信克鹽川鎮。程信引兵會

夏人于鞏州。攻城不克。遂趨秦州。夏人自安遠皆退師。

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不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

將皆罷兵。信以宣撫司命斬仕信于西和州。罷威官。蒙

古遣使如金。蒙古主遣塔忽報金。謂烏古論仲端曰。

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有。關西數城未冬十月。

下者。其割付我。今汝主為河南王。勿復違也。

金以時青為濟州宣撫使。封滕陽公。青與叔父全俱

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降。隸軍中為濟州義軍萬戶。後

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有眾數萬。至是金元帥統石烈

牙吾荅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

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封青為滕陽公。本處兵

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邳。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入濟南。嚴

實復以魏博等郡降蒙古。木華黎既戰士卒。州郡

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木華黎承

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來降。

實攻信殺之。金人襲蒙古木華黎于濟南。大敗。木

復取青崖峒。金人襲蒙古木華黎于濟南。大敗。木

華黎進圍東平。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

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木華黎迎戰。敗

接。金兵大敗。溺死者眾。木華黎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

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木華黎迎戰。敗

接。金兵大敗。溺死者眾。木華黎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

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木華黎迎戰。敗

接。金兵大敗。溺死者眾。木華黎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

東平圍之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曆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

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為中都行省負外郎中都

陷遂降于蒙古蒙古主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

金世讎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

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讎君父邪蒙古主重其

言命處左右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

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蒙古主

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十二月石珪叛降蒙古

亦自灼羊胛以符之然後行

賈涉命李全併將其軍石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

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眾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

淮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

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眾心遂散珪伎窮乃殺裴淵而

挾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木華黎以珪為元帥珪既

去漣水之眾未有所屬李全求時青自金來附以為併將之涉不能卻遂以付之

京東鈐轄○蒙古木華黎以嚴實權山東西路

行省事金兵固守東平不下木華黎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

郡縣以敗事也乃留唆魯忽禿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實

權行省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

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金易水公靖安民為其下所殺安民

至礮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

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眾議欲

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遇害

十四年金興定春正月時青入泗州西城二

月。金人來救。青敗乃還。○金會兵于蔡州。

入寇。三月。陷黃蘄州。引還。扈再興。李全追擊敗。

之。初。金人寇蘄。知州李誠之。百計禦之。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兵攻蘄。城始陷。誠之并其妻子官屬皆死之。金

兵退。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金東莒公燕寧與蒙

古戰。敗死。○夏五月朔。日食。○蒙古取金東平。

使嚴實石珪守之。金以蒙古綱行省于邳州。王

庭玉行元帥府于黃陵岡。東平被圍久。糧道復絕。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庭

王不能守。率眾南趨邳州。蒙古唆魯忽禿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第。撒兒塔以木華黎命

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六月立沂王嗣子貴

和為皇子。更名竑。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

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貴和為皇子。以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苜。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璫之子也。母全

氏。家于紹興山陰縣。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

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

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

知其為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苜也。日者嘗言二

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

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秋八月。任希夷罷。以宣繪同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知樞密院事。俞應符簽書院事。○京湖制置大

使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

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搏姐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曠。游九功。輩皆拔為大使。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為名將。

故能藩屏一方。使九月立宗室貴誠為沂王後。貴誠

疑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彌遠益異之。至是

立為沂靖冬十月。夏人復乞會師伐金。○蒙古木

華黎侵夏。夏人以兵附之。遂取金葭州及綏德

州。十一月圍延安府。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海監府等

宴木華黎於河南。且遣塔哥甘普將兵五萬屬焉。十月。木華黎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木華黎以石

天應權行臺守葭。而自將兵攻綏德。破馬克戎兩寨。夏主遣迷傑帥眾會之。迷傑問木華黎相見之儀。木華黎

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迷傑曰。未受主命。不敢即拜。因引眾去。至是木華黎進攻延安。迷傑始贊馬而拜。金

元帥合達與納合買住禦之。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不花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伏發。木華黎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乘其後。鼓聲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以崔

與之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丙在四川。以攻為守。成功甚著。朝廷

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四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張林叛降

蒙古。木華黎以林行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

膠西逃歸。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

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舩。舩舟謀爭舟楫之利焉。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邪。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木華黎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棗等州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十二月。還楚州。林猶遺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

鄭昭先罷。○閏月。遣使如蒙古。通好也。蒙古尋遣使來報。

十五年。元光元年。春正月朔。受恭膺天命寶于大慶

殿大赦

初鎮江都統翟朝宗得璽於金師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

行慶賀禮大赦賈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彌遠不憚

二月李全復泗州○金人復入寇夏五月淮兵

襲敗之

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簽書樞

密院事時全副之由賴壽進渡淮敗官軍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全之姪青

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可引眾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

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眾惑之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

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全

之兵財由是大竭金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誠

為邵州防禦使

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矚竑動息美

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

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厓曰吾它日得志置史

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官

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

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

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

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知濟竝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竝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知濟

南府种贇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

六月。俞應符卒。○秋。七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

蒙古。時木華黎徇青龍堡。天作遂降。八月。長星見西方。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

女真將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

實將晁海以青崖峒降。○以宣繒參知政事。程

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簽書院事。○冬十月。蒙

古木華黎取金河中。以石天應權河東關陝行

臺。木華黎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

之皆死。木華黎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

陽霍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帥並受

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兀胡乃太不花屯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金王庭玉取曹

州。殺蒙古石珪。○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取金同

州。節度使完顏訛可死之。○十二月。以李全為保

寧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

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

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

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蒙古鐵木

真入西域屠蔑里城滅回回國大掠忻都而還

先是蒙古主遣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分攻斡脫羅兒玉龍傑赤等城。而自將攻迭里密及班勒訖城。皆克之。遂圍塔里寒寨拔之。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逃匿海嶼。不旬日。庚死。蒙古主遂進次于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寔無疆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還。

未癸

十六年

金元光二年

春正月金元帥都監侯小叔取河

中殺蒙古石天應

木華黎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

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眾。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魯帶懼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三月。矣。金主命有司復脩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三月。蒙古木華黎死于解州。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年五十四。木華

黎雄勇善謀。與博尔术。博兒忽。赤老温。俱以忠勇事其主。號為撥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蒙古主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臥草澤中。木華黎與博尔术張氈蔽之。自暮達曉。竟不移足。博尔术從征伐立功甚多。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博兒忽身更百戰。竟死于陳。位終第一千戶。赤老温功業與三人者等。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夏五月。蒙古初置達魯花赤監出官。則為輔相焉。治郡縣。蒙古主避夏于八魯灣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可温寨。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六月。程卓卒。○淮達魯花赤。猶華言掌印官也。

東制置使賈涉卒

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

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閩。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秋八月。金將納合六哥殺蒙古綱謀以邳

州來附金人殺之

蒙古綱御下嚴。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率眾殺之。據州反。與蒙

古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欲來附。李全麾下周昂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喜見。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見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濱隸有亂。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總帥牙。九月朔。日食。○冬十二。吾荅討殺六哥。復其城。

月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

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

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驚也遂易國文階為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闢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金王珣卒子守緒立

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

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麗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為變即給之曰上方更私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官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官親衛軍官移刺蒲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

即位於

蒙古攻夏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

遵頊自號上皇德旺改元乾定未幾遵頊卒德旺號之曰神宗

蒙古速不臺擊欽

察滅之

大掠西番邊部而還

十七年

金哀宗守緒大元年

春三月召崔與之為禮部尚

書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

與之治蜀將士

輯睦府歲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祠焉

金使人來請和

金主遣尚書令史李

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刺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秋閏八月

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的尊皇

甲甲

后為皇太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為濟王出居湖

州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

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

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

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

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

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

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

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

楊氏無唯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

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

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跣足

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

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墀不知為誰甚感之昀

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

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官門禁衛

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惟殿帥夏

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

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

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

有人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

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

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

垂簾同聽政詔導孝宗故事官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

竑為濟王出居湖州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

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

胄內蓄羣姦指正為偽外挑強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

國體虜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

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

九月召傅伯成為顯謨

閣學士楊簡為寶謨閣學士辭不至

史彌遠欲收眾望勸

帝褒表老儒遂召傅伯成楊簡及柴中行俱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以真德秀直學士

院魏了翁為起居郎

初以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瑛吏部侍郎朱著並兼侍讀工

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諄軍器監王暨並兼侍講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為起

居郎德秀之為起居舍人兼官講也言事不避權貴且倦倦於復讎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

焮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

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了翁當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枋劾了翁狂

妄了翁亦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

盡知義理之學及為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追

封希璪為榮王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

帝追封所生父

希璪為榮王生母全氏為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冬十月夏及金平

夏人與金

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

部尚書李仲諤脩好於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與敦良弼報之十一月以

葛洪同簽書樞密院事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十八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九

起乙酉宋理宗寶慶元年
盡癸巳宋理宗紹定六年

凡九年

理宗皇帝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

春正月湖州潘壬

起兵謀立濟王竑竑討平之史彌遠矯詔殺竑

追貶為巴陵郡公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

立濟王意於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東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

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搞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僞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壬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賤爲巴陵郡公。又降爲縣公。改湖州爲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

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帝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德脩學。以掩前失。胡一桂曰。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自理宗之立。濟王之死。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之明。遂掃地矣。然理宗之立。實出楊后彌遠之計。非若隋之楊廣。必欲廢兄而奪其位也。故猶相傳五十年而後亡。噫。天之爲德。其明矣乎。

蒙古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討仙。仙走西

山。天澤復入真定。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叛

澤時護母歸燕。府僚王守道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國之讎。死亦當往。況不死邪。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孛

魯言狀。且乞濟師。李魯即命天澤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遣笑乃台率銳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仙驍將葛鐵鎗者擁衆來拒。天澤迎擊之。乘勝至中山。略無極。援趙州。仙敗奔西山。天澤遂復真定。

二月李

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使。

撫之

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郊迎。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

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置。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

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勲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邪。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隔幕貌喏。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集間出。割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懼其謀已。內自為備。後全遣慶福還楚。為亂。適湖州潘壬事敗。全黨益不安。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今汝為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為應。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於國。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邪。夢玉懼禍及。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及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克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

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為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總城走伏道堂中宿焉。賊擁通判姚翀入城，犒兩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其辱。明日國縊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倖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制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闕，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眾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三月葬永茂陵。○夏四月，太后以疾罷聽政。

○五月，李全龍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

許國既死。

李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

報此讎。乃斬齊牒人，南向告天誓眾。見者憤激。五月，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時胎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胎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遠辭太師，許之。

彭義斌圍東平，嚴實請和。秋七月，義斌

徇真定，實以蒙古兵來龍襲，義斌死之。京東州縣

盡陷

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李里海合兵攻之。兵久

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

而留所掠實青崖之家屬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字里海等軍相望。義斌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

伺之。實知勢迫。即赴字里海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

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屬邪。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實所統有全魏十分

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割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充濟單四州。時所在殘毀。獨實所統治安。四方

之民爭赴之。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夢昱上書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而卒。

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

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

追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議論多偏。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

田。今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罷直學士院。真德秀

金部員外郎洪咨夔

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詣

事彌遠。家幹者萬所。所一日言真德秀嘗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所為違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

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給事中王堅等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莫

澤等繼劾之。遂命提舉王隆官咨夔亦言濟王冤成大等復交劾之。鑄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成

大知孝與澤為三凶。冬十月。蒙古鐵木真伐夏。取且謂成大為成犬。

甘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州進次鹽州川

夏納仇人亦騰喝翔以薛極參知政事葛洪簽書

昆及不入質子也

樞密院事○以李知孝為右正言

了翁之鯁直乃上疏曰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

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

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

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

求去將以樹奇節而立令名此則臣之所未解蓋以陰

詆德秀了翁也踰月復言近年諸老凋零後學晚出不

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謬更倡

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披扇為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內

外各務靖共以杜禍

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真

德秀祠祿

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

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

西以

知孝附史彌遠

而忌真德秀魏

力少

意勝

姑為激

所未解

蓋以陰

後學晚出

不

更倡

風厲內

外

靖州

罷真

德秀

祠祿

胡夢昱貶時魏了翁出關餞之李知孝遂

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

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

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

國德秀奏劄詆証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

落煥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

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

輕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

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成

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

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

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

未有也德秀既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

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給京軍

緡錢

以雪寒給在京諸軍緡錢有差出戍之家蒙

古使人如高麗未至盜殺之自是高麗與蒙古不通武仙

復襲真定蒙古史天澤奔藁城彭義斌既敗仙勢益蹙已

而潛令謀者結死士匿真定城中大歷寺為內應仙夜斬關而入據之天澤出奔藁城

二年正春正月贈陸九齡等官賜謚錄張

棻呂祖謙陸九淵後詔贈陸九齡直秘閣謚文達沈煥直華文閣謚端憲錄張棻呂

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九齡撫州金溪人幼穎悟端重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舉進士調興

國教授嚴規矩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教授卒張棻嘗與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

大所據者實九淵九齡弟生而穎異與其兄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其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

汗有懷于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後以將作監丞

奉祠還鄉學者稱為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

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

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荆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為變卒謚曰文安九淵嘗與朱熹會于鷺湖辨論多不合及

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

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其次兄九韶亦學問淵粹人稱為梭山先生九淵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揚簡沈煥舒

璘燮端粹專靜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已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

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簡篤學力行為政設施皆可為後世法所著禮書行于時煥

丙戌

定海人。乾道中為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同僚忘其立異。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言路以為訕已。請黜之。遂為高郵軍教授。終于舒州通判。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璘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栻及九齡遊。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徒步往謁。蒙之。乾道中為徽州教授。作詩禮講解。任終宜州通判。蒙

古史天澤以藁城之兵入真定。武仙復走西山。

藁城守將董俊以銳卒數百投天澤。天澤夜赴真定。與笑乃台合攻仙。仙走西山。笑乃台怒真定民反覆。驅萬人將斬之。以示威。天澤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被脅。今殺之何罪。乃全釋之。二月。

建昭勲崇德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

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

其三月蒙古圍李全于青州。全北剽山東。南仰錢糧。且挾朝廷以疑蒙

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全糧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勦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不如兄歸。於秋七月夏主德旺以憂卒。弟是全留青。福還楚。

子覲立。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曰。獻宗八月。衛

涇卒。○金置益政院說書。金主詔設益政院於內庭。以禮部尚書楊雲翼

等為說書官。雲翼天性雅重。博學能文。明於政事。直言敢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同為時所重。徐晞

稷罷。以劉瑋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聞全為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

畏懦。謀易帥。劉瑋雅意建閩。使鎮江副都統彭托延譽。托亦垂涎代瑋。從吏尤力。故以瑋代晞稷。托代瑋。知肝

胎。冬十一月。肝胎忠義夏全作亂。逐劉瑋。以眾

降金。

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肝胎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瑋素畏其狡。不許。彭

托自以資望視瑋更淺。曰。瑋止夏全。是欲遺患肝胎。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

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夏全欣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

城內。瑋駭懼。勢不容却。復就二人謀焉。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

震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孤死免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矜全諾。

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二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

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反與福謀逐瑋。遂圍楚州治。焚

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瑋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

戰死者太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瑋步至揚州。借兵自衛。夏全既逐瑋。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

揚氏圖已。因大掠趨。肝胎欲為亂。肝胎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瑋自劾。未幾

死。

三年

金正大年

春正月。以姚翀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

以姚翀嘗與李全交驩。故命之。翀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翀至楚城東。艤舟

以治事。間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贈。過之。楊氏許翀入城。翀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

朱熹太師信國公

熹先謚曰文。至是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紹定中。改封徽國公。

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懼眾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救已。曰。譬如為衣。有身愁無袖邪。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六月朔日。于蒙古。

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姚翀。詔以統制楊

紹雲兼淮東制置使。改楚州為淮安軍。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厲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日。福偽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翀。翀大喜。幕客杜耒曰。慶福首禍。一世姦雄。今頭落措大手邪。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藉藉。謂福所致。福畏眾口。數見翀促之。翀謝以朝廷撥降未下。六月。福乘眾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翀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耒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鬢。總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閩。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

金

遣使請和于蒙古○蒙古鐵木真滅夏以夏主

覲歸蒙古主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于六盤

山踰月夏主覲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夏亡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

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秋七月蒙古自鳳翔侵京

兆○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

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閻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全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

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閻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

為全所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也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

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眾趨揚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鄭統制者殺全文于

通及全妾劉氏妾稱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于楊紹雲紹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詔知盱眙

軍彭牝及時青經理淮東八月牝將張惠等執

牝以盱眙降金時檄牝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牝

輕儼不為惠等所服得檄不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

于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已乃歸盱眙設燕邀牝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金

人俾惠專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總帥完顏訛可戍之蒙古以李全行省事于山東淮南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時青

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遂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揚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王義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為全所殺。冬十二

月。金封李全為淮南王。全不受。時全敗完顏訛蒙。可于龜山故也。蒙

古兵入關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三關逃。

歸蒙古入京北。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至武階。山東關陝。唯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折津東

至邳州之源。雀鐔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

十萬以守禦之。議者乞謹邊備。蒙古鐵木真死于

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

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讎。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

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眾。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凡六子。長曰木

赤。性卞急而善戰。早死。二曰察合。及性慎密。為眾所畏。三曰窩闊台。四曰拖雷。鐵木真死。拖雷監國。蒙

古史天澤攻武仙于西山。仙敗走汲。天澤在真定。繕城壁。脩武

備。為不可犯之計。以高公抱犢諸砦。武仙之巢穴。不可不攻。乃帥兵破之。仙走入汲縣。天澤復取相衛。蟻尖馬

武等。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陳寅死之。蒙古兵薄

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妻杜氏曰。若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

飲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李全誘殺之。乃自伏劍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時青併其衆。

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春二月。金將完顏陳和尚大

敗蒙古兵于大昌原。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提控

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

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蠻。菟。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

者。驚。狼。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為重。

夏六月朔日食。○冬十二月。以薛極知樞密院

事。袁韶同知院事。鄭清之簽書院事。葛洪參知

政事

二年金正大六年○蒙古太秋八月。蒙古窩闊台

立窩闊台自霍博之地來會喪。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

召諸王畢會請立窩闊台。時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

未決。楚材言于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

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即位。于和林東庫鐵烏阿

刺里之地。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立禮儀。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為言。命禁絕之。冬十月。蒙古圍金慶陽。○十二月。蒙古始定筭賦。中原

西域以丁。蒙古以牛馬羊。蒙古以史天澤等為萬戶。分守中

原。蒙古主以史天澤劉黑馬蕭扎刺為萬戶。分統漢兵。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隸天澤。平陽宣德等

路隸黑馬

三年

金正大七年

春正月。蒙古入金大昌原。金將移

刺蒲阿敗之。慶陽圍解。○二月。起復趙范趙葵

節制鎮江滁州軍馬

范葵皆方之子。時丁母憂求解官。不許。乃卒。哭俱復視事。

蒙古立十路課稅所

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

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

得。但不為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何

為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

陳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問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

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夏五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

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命。遂罷。知揚州翟朝宗。自全

還楚。即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天長民保聚為十六營。比歲失業。官賑不繼。壯者亦皆就募。射陽湖浮居者數

萬家。家有兵仗。侵掠難制。其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蠶結水砦。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

戰。米商至。悉併舟糶之。留其舵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大。治。舢。舨。船。自。淮。口。及。海。

相望時時試舟于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為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以規畿甸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買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游說于朝復請建閩山陽又遣使入金且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椿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雖反而不敢遽絕其給乃挾蒙古李宣差宋宣差以恫疑虛喝而蒙古實未嘗資全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糴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疆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皇遣幹官王卿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

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眾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為罷朝宗命通判趙璣夫攝州事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為慮秋八月蒙古史天澤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攻武仙子汲仙敗走胡嶺關

武仙既歸金金復封為恒山公置府衛州

蒙古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率眾來援蒙古諸軍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諸軍合攻之仙逸去屯胡嶺關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李全造舟益急至發塚取黏板煉鐵錢為釘熬囚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趙璣夫以蒙古為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眾他軍士見

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
養北賊哉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
周安民等造浮橋于喻口以便鹽城往來時史彌遠多
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為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
全帝乃以趙善相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
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蒙古窩闊台帥衆入陝西金以完顏合達移刺

蒲阿行省事于閬鄉以備潼關初蒙古使幹骨藥至陝西議和金行

省移刺蒲阿紇石烈牙吾荅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及蒲
阿既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幹骨藥還謂之曰我
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幹骨藥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
主怒即與其弟拖雷帥衆入陝西勦翔京兆同華之間
破諸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章政事完顏
合達及移刺蒲阿行省閬鄉以備之

十二

月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

全突至揚州灣頭揚

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璩夫得史彌遠
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即遣劉易就全壘示
之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
不受璩夫恐亟發牌印迓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葵
葵帥雄勝寧淮武定疆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
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蓋枚其子女貨幣
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
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
渡邪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衆
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駐平
山堂以伺三城機便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
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爲
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
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

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吞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眾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賊甚眾。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明日范出。以鄭清之參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葵亦戰敗之。

知政事。喬行簡同簽書樞密院事。○詔史彌遠

十日一赴都堂治事。○立皇后謝氏。

后天台人。丞相深甫。

卯辛

之孫也。生而黧黑。醫一目。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后躬親汲飭。帝即位。議擇中官。楊太后以深甫有援。已功。命選謝氏女。謝氏獨后在室。兄弟欲納。入官。諸父擇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官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眾以為后妃之祥。擇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醫遂與賈涉女同入官。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官。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官。后處之格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

四年 正八年 **春正月。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

城下全走死新塘。 全浚圍城。整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

弱甚眾。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

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為三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為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槍垂雙拂為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

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感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夕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楨。史彌遠婿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蒙古圍金鳳翔。夏四月。克之。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合達蒲阿往諭之。合達蒲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赴。以紓鳳翔之急。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

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合達以喬行蒲阿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山奴戍之。

簡簽書樞密院事。○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

速不臺于倒回谷。○五月。趙范趙葵等收復淮

安。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

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五月。淮

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

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王昺趙必

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

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

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絕淮而去。其國安

黨即遣馮垰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遂平。

用降蒙古。蒙古以為山東路都元帥。安用從李全妻楊妙

真走山東。降于蒙古。蒙古以為都元帥。行省山東。蒙古侵金。使速不罕來

假道。秋七月。至沔州。統制張宣殺之。初。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

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

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

雷然之。至是。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雞。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八月。蒙古拖雷入武休。破興元。遂侵仙人關。蒙古拖雷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鰲山。撤

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

關蒙古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

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又舉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

抹咸得卜激怒皇叔幹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搆百端。必欲實於死地。鎮海粘合

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我

自當之。蒙古主察幹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為人所訴。帝命楚材鞫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

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私讎。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蒙古主至雲

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

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九月太廟火。丙戌夜。臨安火。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延及太廟三首。

六部御史臺。祕書省。玉牒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蓋殿帥馮榘率衛卒力救之也。帝素服減膳。徹樂。宰執降

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脩官李心傳。上疏言宗廟之制。未合于古。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侍

從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藉田令徐清叟。蒙古攻金。上疏乞為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省。蒙古攻金。

河中取之。蒙古主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山奴棄京兆。東還。簽樞草火。訛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

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

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闖鄉。初板子訛可在

鳳翔為監戰。奉御六兒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六兒遂譖訛可。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

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說可皆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為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史臣曰。草說可力戰而死。板說可亦力戰不死於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為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執御監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冬十月。蜀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口諸郡陷于蒙古

四川制置使桂如淵。詔以李璘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

趙彥呐副之。知興元府。初彥呐治西和五年。安丙待之甚厚。崔與之以彥呐大言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

閩朝廷

蒙古伐高麗

以其殺使者著古也

十一月蒙古拖

雷入饒風關十二月渡漢江金完顏合達移刺

蒲阿自順陽還鄧州蒙古追之獲其輜重

拖雷攻饒

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

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

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今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

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

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帥諸軍入鄧

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

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按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為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

況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山前。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

前陣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合
 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
 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蒲阿親
 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定住力戰始退合達曰
 彼眾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
 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不冰
 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
 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
 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
 已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
 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
 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合達蒲
 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
 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
 為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
 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新作太廟

五年

金天興元年

春正月以孟珙為京西兵馬鈐轄

屯棗陽

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眾不服制置司

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眾乃怙然珙又躬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壘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邊儲豐芻珙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至是以母憂起復駐劄棗陽

以史嵩之為京湖安撫制置

使

知襄陽府蒙古窩闊台自白坡渡河次鄭州使其

將速不臺圍金汴京

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召羣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

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巡河

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雷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人蒙古主入鄭州遣速不臺攻汴城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木虎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克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為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勵洛陽人至於慟哭

金完顏合達移刺蒲阿引軍援汴及蒙古拖雷戰于三峰大敗

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

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兩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此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于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此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棄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溫不

花赤老温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嚙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灌醉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拿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為矣。

二月。金陝西諸將葉潼。關東還蒙古。追及之于鐵嶺。皆殺之。

初金聞蒙古入饒風

關遣徒單兀典行省。闖鄉以備潼關。徒單百家為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家馳入陝。榜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接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號入陝。同華。閩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破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陝。兀典發閩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閩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不克。蒙古

圍歸德。金行省石蓋女魯歡命經歷冀金復以完顏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

賽不為左丞相。先是完顏賽不謂都事商衡曰：古來

不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其時以其為相

而國亡，遂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

大懼，平章政事白撒以為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

往為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賽不為相，且括汴京民軍二

十萬分，隸諸帥。三月，蒙古圍洛陽，金敬言巡使強伸力戰

却之。蒙古立砲攻洛，洛城中唯三峰潰卒三四千及

不能軍，遂投壕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

貞接汴，河南人共推強伸為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

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

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驚

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

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遇砲，用不過

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金

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金

遣曹王訛可為質于蒙古，請和。夏四月，蒙古退。

軍河洛。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刺蒲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為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為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闐。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傍，老幼遮擁，至有誤觸

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壕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邪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韃靼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良鐵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礮或碌礮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折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卽延藝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而已蒙古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

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陘隘容三二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持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藝圍半畝已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

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赤盞合喜以守城為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恥。況以罷攻為可賀邪。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邪。乃命趙秉文為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餼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

金命其平章

政事完顏白撒致仕

白撒恚憤其不戰。白撒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為幸。為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猶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五為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踐其別墅而後已。

月。金汴京大疫

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戶僧道醫師。殮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六月。金徐州軍亂。蒙古

國安用入據之

徐州婦兵總領王祐。張興都統封仙等。夜燒草場作亂。逐行省徒單益都。

安用率兵入徐。執祐等斬之。秋。七月。以陳貴誼同簽以封仙為元帥。主徐州事。

書樞密院事。○金殺蒙古使者三十餘人

金飛虎卒

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蒙古國安用降金。

金封為克王。行東京尚書省事。賜姓名完顏用

安用既得徐州。金宿州東面總帥劉安國。邳州杜政。皆以州歸之。安用遂據三州。蒙古帥阿木魯聞之。怒。

曰。此三州我當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州。安用懼。乃與徐州總帥王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主帥刑白馬結盟。誓歸金。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因宿州從宜衆僧奴自通于金。衆僧奴以聞。未報。而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未至。衆稍散去。安用自知失計。於是復金衣冠。楊妙真怒。安用叛已。又懼爲所圖。乃悉屠安用家屬。走還青州。安用遂選兵分將。期必得楊妙真。且金主遣近侍直長因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封拜安用。且以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使得便宜從事。安用始聞使至。猶豫未決。遣迎使者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安用意頗順。明日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韃韃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夾擊。此時韃韃病死者衆。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言。出軍中興。久矣。朝廷無一敢決者。今日悔將何

及言竟而起。因使人取金所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乃設宴拜受如儀。令主事常謹隨世英奉表入謝。金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虎符龍文衣玉魚帶。及郡王宣世襲千戶宣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世英過徐。德全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安用。郡王宣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千戶宣各二。由是與安用有隙。

金恒山公武仙等會兵救汴。八月。遇蒙

古于京水皆潰

初三峰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

鄧州行省完顏思烈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盞合喜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衆亦散。走還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被劾廢居汴。常鞅鞅不樂。後爲崔

立所閏九月。慧出于角。帝避殿減膳撤樂。詔中外臣僚指陳缺失。無有隱諱。諸路

及民間利便疾苦以聞。高麗盡殺蒙古所署達魯花赤。帥眾金括

蒙古伐之。高麗盡殺蒙古所署達魯花赤。帥眾金括

粟民間。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顆等主之。置

局以推舉為名。珠顆論民曰。汝等當從實推唱。果如一

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

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

命合周為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合周先令各

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

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

完顏又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

三升。又住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眾。婦泣懇曰。妾

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為養。故雜蓬糶以自食耳。非敢以

為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又住不聽。竟杖死。聞者

股栗。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輒感曰。白之

參政。及白合周。合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余謂

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邪。存百姓

邪。眾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

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

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斜卯愛實嘆曰。與其食

之。寧如勿奪。為奉御把奴所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賴

近侍李大。冬十月。金盱眙守將以城來歸。詔改

節救免。

為昭信軍。○蒙古拖雷死。拖雷生六子。長蒙哥。次

必烈。五旭烈。金以汪世顯為鞏昌便宜總帥。初世

六阿里不哥。

顯以

初世

顯以

顯以

顯以

顯以

顯以

戰功為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窘迫。世顯發家貲率豪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遂足。金主以忽斜虎為鞏昌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忠固守。以抗蒙古。及忽斜虎勤王東下而潰。乃以世顯代之。世顯勵志自奮。糧械十一月。金完顏用安襲徐州。不克。欲用安精贍。

山東累徵兵于徐宿。王德全劉安國不應。會金主以密詔徵兵東方。用安因聲言入援。驛師徐州城下。以招德全。德全不出。殺封仙而遣杜政出城。會劉安國與宿帥衆僧奴引兵入援。至臨渙。用安遣人殺安國。因攻徐州。三月不能下。退歸連水。以軍食不給來乞糧。朝廷陽許之。用安即日改從宋衣冠而陰通于金。糧乏。卒多流亡。

十二月。皇太后楊氏崩。謚曰恭聖仁烈。外朝以蒙日易月。官中行三年喪。

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蒙古再遣王檄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

皆以為為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金主守緒出奔河北。蒙

古速不臺復圍汴。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

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速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白華為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速不臺。則鄧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

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欲以蒲察官奴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內族訛出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邪。眾默然。唯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朮甲。咬佳。西面都崔立。北面朮魯。買奴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官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閩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為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遂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東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白撒曰。聖體不便鞍馬。且不可令蒙古兵知帝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候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略河朔。且空河南之軍。官奴曰。衛州有糧可取。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邪。金主惑之。遂一意。意向河朔。蒙古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六年。天興。春正月。金主守緒濟河。使完顏白撒攻衛州。與蒙古兵戰大敗。金主走歸德。白撒伏

誅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石盞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為幄

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回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

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遂次于漚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不應蒙古聞之自河

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

開皆為民家所殺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幸

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

德遣奉御木甲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忿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

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蒲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髮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

四掠哭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畔故衛城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

于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梁王從恪監

國而幽之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以城降蒙

古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

相望搢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糞克飢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主遣

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

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

一死爾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習捏

阿不不答。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不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習捏阿不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勸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爲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爲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爲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

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已私第。取內府珍玩克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爲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豈不信哉。蒙古圍金亳州。○三月。金蒲察官奴作亂。殺左丞相李蹊等。金主以官奴權參知政

事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石盞女魯歡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

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既出城金主

召官奴謂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奴以馬用

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

計事而不及已因謀圖用時蒙古忒木解圍亳州且日

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奴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

歡沮之官奴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

金主不從官奴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

乃諭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

阿里合反以金主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圖

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官奴乘隙

率眾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於都

水毛花輦宅以兵監之驅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

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奴申

於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劍於地謂實曰為我言于元帥
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待我實乃退官奴因大殺朝官
李蹊已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兵
入見言女魯歡等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歡
罪而以官奴夏四月葬恭聖仁烈皇后○金崔立

執其主之后妃及梁王從恪等送蒙古軍蒙古

速不臺殺從恪等以后妃北還崔立以天子衮冕

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

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凡百萬

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
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
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
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

行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陳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孟珙擊于金武仙于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順陽破走之遂復鄧州

金唐鄧州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

州守將移刺瑗相倚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

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移刺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藉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五月金蒲察官奴龍襲敗蒙古軍于

亳州

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解

言欲劫金主以降忒木解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所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解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

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解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真金蒲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

察官奴幽其主守緒于照碧堂六月官奴伏誅

官奴既敗忒木解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此奴所囚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謀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眾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飢窘。會蔡息陳穎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鎬餽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于眾曰。敢言南遷者斬。眾以官奴為無君。諷金主早為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

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蒙古取洛陽。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金中京留守強伸死之

以參政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伸建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丈于石。願以死自效。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烏林荅胡土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陳。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蒙古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

謀而出。蒙古退走。胡土以蒙古兵強。即以輕騎挈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塔察。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拗頸南向。遂殺之。

金主守緒

走蔡州

金主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又兩

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獻欬。遂以完顏忽斜虎爲高

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李木魯小婁室簽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父因睢陽。幸卽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瞑目大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脩見山亭爲遊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

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古論鎬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尚食闕供為言金主怒遂踈鎬鎬以被譖憂憤成疾多不視事蒙古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從耶律楚材之請也秋

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降其眾而

還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若其大若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山三若蔽其前三若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若則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若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磴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候里若於是仙之九若六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若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榜以

往珙料仙勢窮感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軍其下已而仙眾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眾失措枕籍崖谷山為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穉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眾七萬珙還襄陽八月史嵩之以兵會蒙古將塔察兒伐金

取唐州金使抹撚兀典等行省院事于息州蒙

都元帥塔察兒使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

息州之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爲備。金主以參知政事抹撚兀典簽書樞密院字木魯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命夾谷九住代之。」塔察兒博爾忽之從也。

九月朔日食。○金人來乞糧，不許。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

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蒙古塔察兒圍金蔡州。冬十月，史

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之。九月，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

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羅駢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脩攻具，斷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

以防突圍。琪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犯。十二月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鈞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琪麾先鋒救之。拔柔以出。明旦琪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琪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琪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穉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琪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李木魯中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眾。婁室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濠為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

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繫。或為俘虜。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徽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金徐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為已。金徐州降于蒙古。行省右丞相完顏賽不。死之。時徐州節度使郭野驢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於蒙古兵。議出降。賽不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死。麻琮遂以州降蒙古。以史彌遠為太師左丞。

相鄭清之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薛極為樞密。

使喬行簡陳貴誼參知政事○封史彌遠為會稽郡王奉朝請彌遠尋卒

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

大。功。勤。勞。王。室。宜。加。優。禮。於。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克。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婿。五。孫。皆。加。官。

秩。越。八。日。而。卒。彌。遠。為。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

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檢。士。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終。

其十一月刑部侍郎梁成大等有罪免時成大

侍郎。有。旨。黜。之。提。舉。鴻。禧。觀。刑。部。尚。書。兼。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耻。遂。寢。祠。命。既。而。臺。臣。交。劾。莫。澤。貪。淫。忤。害。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蓋。三。人。皆。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尤。心。術。險。熾。凡。

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導。賓。客。觀。之。欲。其。效。尤。雖。知。孝。亦。鄙。其。為。人。至。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卒皆貶死天下快之詔改元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勸

以。天。下。為。已。任。收。召。賢。才。擢。之。曾。從。龍。宣。繪。免。○。以。朝。廷。下。詔。改。明。年。紀。元。端。平。

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

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翌。日。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

且。劾。資。政。殿。學。士。袁。韶。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詔。奪。韶。祠。祿。又。論。趙。善。湘。鄭。損。陳。賅。納。賂。史。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十二。月。薛。極。免。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賅。損。皆。落。職。

十二月薛極免

十二月薛極免

十二月薛極免

極與胡桀。聶子述。趙汝述。附史。
彌遠。景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九

